

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
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
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
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
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
寺臨終有偈曰 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

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
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
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愁無人
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
妙盡還湏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
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
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
劫誰差互果日無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廿三末

振十

斧 鍤 菩 菩 菩 菩 菩 菩 菩 菩
也 頓 亭 厲 拘 松 閭 拗 榮 累 頸 白 浩 菱 陵 之 牯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牛 股 體 吃 澄 翫 步 教 邑 呼 各 嶴 侯 古
心 菩 踏 徒 浪 整 賽 犧 掠 韶 約 小 橋 擣 瑞
支 翡 薰 市 連 嘴 菩 莫 酥 鑊 級 掉 徒 予 謹
暗 淵 私 列 酪 菩 魅 婕 鐸 達 各 擊 天 謹
都 拘 駭 下 掛 駿 韶 乞 魏 乞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纓一

懷讓禪師第四廿八十九人

肇卷

潭州鴻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二人財鋟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鄭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閩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白馬晏照禪師法嗣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一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

文聖大王
憲宋至三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

緇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

又見錄

筠州末山尼了然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許州無跡和尚法嗣

道遂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鴻山靈祐禪師法嗣

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持尋住江
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岩頭頭舉起拂子
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寐將坐具搭肩
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
又問
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手佛
似握拳乃辟石室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

經一

三

已後却來秉邊

雲居禪宗會慶如今
緇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韋宙就鴻山

請一伽陀鴻山曰覲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
形於帝華乃就師請師於扇上畫一圓相注云思
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
隨鴻山開田師問曰者頭得恁麼低那頭得
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

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
已悟玄旨後參鴻山遂升堂奧祐問曰汝是有
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
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寂問
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
靈巖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

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
有施主送絹寐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
何報答祐敲禪床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
人物作自己用 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
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而立祐
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在師牽鋤而去

云義

竟即路

倒銀子

僧問拂清仰山拂錄意旨如何清云狗街教書諸侯避道又問只
外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要處拂云耳道鏡清下此一判著
不著又僧問未出云仰山拂錄意旨如何未出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路錄意
旨如渠未出我問汝

師在鴻山牧牛時第一坐曰百

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一坐上問訊師舉前話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坐曰是師曰正當現時

毛前現毛後現上坐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鴻山上坐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坐曰但作得道理使得師乃掣拂子將去雲居錫云什麼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坐曰好雨寐閣梨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坐無語師曰某

甲却道得上坐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鴻山與師遊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乃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嘉云大鴻山被仰山一至未起不得師浣納衣次耽源曰正恁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

本莫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
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鴻山和尚
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
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

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
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鴻山
省觀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
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
子試說晉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
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个不說又云

續一五

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
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
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
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
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
未得祖師禪玄亮云且道祖師禪與如來禪
不分長慶後云一時坐却鴻山封一

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鴻山鏡仰
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
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梨
其僧回首師曰和尚者个便是業識茫茫無
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駉

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
何師豎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
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法亮別去相公
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
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個幽州信米作麼
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槁梁
師便休師見僧未豎起拂子其僧便喝師曰

殺天下人玄亮云金剛經道實先一法然灯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枕子出爲山間云寐子用劍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无語師携一

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者个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汝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个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打籠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

纓一

六

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師曰那個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玄亮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和尚道玄亮代持掌三下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无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庵是文殊默庵是維摩師曰不語不嘿底莫是汝否僧嘿之師曰何不現神通

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鑑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主丈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字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以後會去在其僧到岩頭頭問甚麼處來僧曰江西官

音院來頭云木上有何言句其僧奉前語頭云僧問禪宗頓悟者不盡我將謂彼故希埋却元未猶在必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悟得大慄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湧澁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

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騎閨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者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礼謝而去師始自

纓一

七

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迂化
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
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
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妙光之
塔後迁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僻親觀

方慕道依鴻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
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
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
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
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
曰却請和尚為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
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
方語句無一言可將訶對乃自歎曰畫餅不
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鴻山而
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
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声俄失笑間

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鴻山贊曰和
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
日事邪仍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
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迹声
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師上
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况見密密堂堂曾

無間歇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
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問如
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繩來問如何是
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
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間如何是
無表戒師曰待闇梨作倍即說問如何是聲

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
在甚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
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
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踈
山在衆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曰師
叔師曰不諾老僧耶踈山出曰是師曰汝莫

卷一

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某甲道湏還師資礼始得師乃下坐礼拜蹣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湏三十年倒局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

局今少三年在每至食必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

踈山後間道心長老肯重不得全汝作麼生會梵白金歸育重踈山云不得全文作麼生會中無貴賤師已始憊病僧意

問如何是声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間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喬麥總不收

師聞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着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奉拂子

李沙貢者參最脚根未熟地著碧雲

師凡示

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首隨緣對機不拘声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灯大師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觸體裏眼睛

李沙別云龍

問離四句絕

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

洞山對云問底在阿

頭師滅後敕謚紹真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十九札開元寺无上大師落髮

先上大師嗣益官後住徑山爲第三世也

二十

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坐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鴻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

續一

九

於時中將何報四恩邪。諹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岩機緣未契。後造鴻山蒙滯。頹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憤。諹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放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為徑山第三。

世於法即鴻山之嗣。僧問掩息如夜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坐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湧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

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蟬蠅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差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峰頂。佛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

經一

十

家風否。佛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曰：却問師。云：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曰：如來路。

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四年少不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

汝即言三四我即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長溪人也初在鴻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祐師覽偈詰其所悟祐之符契祐曰從緣

悟達永无退失善自護持

李沙云諸葛詩當取保老兄猶未識在衆舉此語李沙間曉哉我不是桂琛即走於天下人

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未人天六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

續一士

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死生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觀天子師曰盲鵝下清池魚從脚

度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馳事未了馬事到未僧未喻旨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峰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声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峰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

魚山上鳥峰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弓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万里築長城曰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利枯樹無花爭奈何

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衆師曰如露柱懷兒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曰恁麼即含生不來也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麼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

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鴻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

纓一

土

去鴻山召之更不回顧鴻山云此子堪為法器師一日辭鴻山入嶺云某甲辭達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鴻山動容曰善為

京兆米和尚亦謂七師初參學歸受業寺有左宿間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

法報別去此是什麼時節間法灯別云雲

是庚不左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個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湏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 仰山 一僧到自称集雲峯

下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般柴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師聞祕魔岩和尚凡有僧到礼拜以木叉叉著師一日遂往訪之才見不礼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背三下

師起拍手曰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回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懸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才坐

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咬人韓獮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

纓一

十三

省前謬遠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 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公指壁間盈狗子云者个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咬著

前福州長慶太安禪師

森為法嗣
和上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問刲火洞然大千俱

壞未審此个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帖榜師問僧什麼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麼僧曰即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

養師曰合取鉢盂師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个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着僧死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曰不會師曰塵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是我自己曰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峯博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燄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燄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曰臭駁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无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盡簸箕曰如何是赤土盡簸箕有啞米不跳出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主丈子曰從何而起對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曰礼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礼拜師曰侍者取一貼茶丸者僧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遠有人鑿得吾口瘻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擗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破者兩片皮至今无人鑿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

世欽重署知聖大師 僧問佛法至理如何
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
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
當星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
莫僂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
什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

尼送菴鉢與師師托起問云者个出在什麼
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灯別云不達此間代云欺
問和尚年多少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
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
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
兵躬入院請師決藏否師先已知怡然坐化
主惣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
疾適封一函子令伺王來呈之主開函得一
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坐主悟師旨遂
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靈門和尚師全身不散
其葬具龕塔並廣主具辦今號靈樹真身塔

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
山問云閻梨生緣何處師云和尚若實問某
甲即是閩中人山云汝父名什麼師曰今日
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 上堂曰
諸上坐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各自
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
一十五

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
識得此子好惡閩師問曰壽山年多少師曰
滿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滿壽山齊
年 饒州堯山和尚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
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
身師曰判官斲岸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
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去
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
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首什
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巖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候

官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為縣
獄卒往往奔役徃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
師所吏不能禁復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
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彩為挂子至觀
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携
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

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
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
王礼重創國歡禪死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
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 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
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死師將拄杖畫
地一下云著不得即道雪峯無語

潞州祿水和尚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
參大鴻得旨後造雪峰請益法無異味又嘗
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

為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
入師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
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卻問師既
地藏為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
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十六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
是僧師白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
前面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与我拈
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
而食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花才綻
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
闡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
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
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
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

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纖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

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為什麼無罪師曰殺一个還一个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教意同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岩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

續一

十七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却倒地師敲禪床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寐有頌曰三十年未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風師曰臺柈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獻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鉄牛曰見後為甚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

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峰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為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駝師曰左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

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着賊師拈主丈
趕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

夜靜共汝商量

前衢州子胡岩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

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
即便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卷一
十六

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
師乃放手照云父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
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

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
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
看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左僧
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床擒住云今日
好個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
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客和尚 嵩上坐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

當軒誰是敵者嵩曰俊鶻冲天阿誰捉得師
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主丈
舞歸方丈嵩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

雲山云嵩不
別前語

前郢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 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
曰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

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
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

十六

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
到庵戴笠子執錫遙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

卷一
十六

古

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
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
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弃
庵住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
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
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

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
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
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
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
聲童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
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
見拘折指頭生雲且道玄沙怎應道意
伊若肯何言拘折指頭若不肯俱承當他
一念一境一體是拍手讚承當他意旨
悟圓只過伊頭爲奇謀在不悟又道
一若西悟圓只過伊頭爲奇謀在不悟
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
鶴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軒在受戒習經律
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
復明何事遂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
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
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密入室後往洞山石霜

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
山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
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
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
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
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

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
然者且向著佛不得廻体取時中嘗在識盡
功成警然而起即是傷他而况言句乎光啓
中群盜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群守請
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
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

續一

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閩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閩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間聞巫者樂
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
所解復逝德山門下法味弥著凡上堂示徒
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称魯三郎

不識言心裏癢圓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
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
上那伽定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猶但
落舉頭看見月初圓從茲蹭蹬以碣碣直至
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腸脾更不東西去
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為閒客人中作整僧任

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有時云打動閩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
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
師擲于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
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
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
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
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曰者屠兒師曰有生
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閩南常禪師拳下悟旨

語見師軒

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

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
未山代云車得列者東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
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
乃喝云何不变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变个
甚麼閑於是伏膺作圈頭三載僧到參然云
大繼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児然云

既是師子兒為甚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
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曰世界為什麼
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比丘壽介敬書

般若大智光明遍照十方盡虛空遍法界乃至微塵刹土凡是有情
遇斯光者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發菩提心永無退轉四恩等報三有
普資法界冤親同圓種智者

大德十年三月

日比丘惟一謹願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詮暗斬暗諳繙堯鑑印五剛斧反 崩鉗簪縉進插

鉸上測合反刈牛例齧鏃上五結反嚮下作木反作

攜擣非也叱尺栗駢闡上蒲眼反

觸體獨樓跟根轍謐上丑力反汰太緒惋貴

反躅厨玉蟻螟二音荐才殿蒂熊耳山名

敵魚巧韓爐犬名盧塵暗鶲巔下胡骨反簸

反僵搘卸死夜綻文覓觜即委陁瓦失舟整

反敲丘交贖五怪反鷄臚俱胝下張臂足城
栲栳考老鼴諸延袒膊但博二音胷音猶但
葛怛二音蹭蹬七贈反下唐碣音膨脹彭亨
鑑藍平江路萬壽禪寺持淨比丘惟一謹發誠心四施淨資及募

續恭入 碩沙延聖寺大藏經局刊雕
佛祖傳燈三十卷永遠流通仰頤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懷讓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三人

洪州黃蘖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見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見錄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見錄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見錄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見錄

魏府大覺禪師

見錄

相國裴休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土門譯

禪師襄州政禪師

吳門山譯

弘宣禪師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譯

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見錄

第五世五十一人

見錄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人

見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見錄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見錄

纓二